



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真正的中国佬

REAL CHINAMAN

〔美〕何天爵 (Chester Holcombe) 著

鞠方安 译



中华书局

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真正的中国佬

REAL CHINAMAN

〔美〕何天爵 (Chester Holcombe) 著

鞠方安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正的中国佬/(美)何天爵著:鞠方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西方的中国形象/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ISBN 7-101-05174-X

I. 真… II. ①何…②鞠…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4023 号

-
- | | |
|-------|--|
| 书 名 | 真正的中国佬 |
| 书名原文 | Real Chinaman |
| 著 者 | 〔美〕何天爵 |
| 译 者 | 鞠方安 |
| 丛 书 名 | 西方的中国形象 |
| 主 编 | 黄兴涛 杨念群 |
| 责任编辑 | 孙文颖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1/8 插页 2 字数 188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174-X/K·2292 |
| 定 价 | 20.00 元 |
-

“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总序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

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

“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彰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

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 19 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

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

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 言

芸芸众生与那位偏居茫茫格林群山 (the Green Mountains) 一隅的老太太并无二致。老太太远离街坊邻舍,孤身独处而怡然自乐。在夏日的某一天,有位陌生人来到她的门前,要一杯水喝。当询问陌生人家住何处,对方告诉住在波士顿城时,她吃惊地喊了起来:“天哪!您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该有多么孤独!”在她的想像中,波士顿是一片蛮荒之地,只有那风吹雨打的小木屋,才是她的天地和宇宙中心。

就像那位老太太一样,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建立的一套标准模式去判断要求他人。至于他人正确与否、明智与否,都要看他们是惟我们的马首是瞻,还是与我们背道而驰来作定论;而全然不顾我们的评判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武断专横,如何浅薄狭隘。

对于成千上万中国人那种不假思索、机械地夏来换单、冬到穿棉,或者按照某人的意志在固定的一天大家必须共同更换衣服的做法,我们不仅感到可笑,甚至给以讽刺和挖苦。然而,在美洲和欧洲,也有成千上万最有修养的贵妇人们在那种不近人情的“时尚”(fashion)的驱使下,盲目模仿和追求奇装异服而无所不至其极。这些贵妇人的做法与中国人的习惯相比较,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那么谁的做法更理智一些?在您作出结论之前,

请先看一眼那本来自然优雅现在却被弄得稀奇古怪、丑陋变形的妇女们的轮廓和线条。您也不妨再作以下的考虑：中国人在季节来临的时候按照某人的命令更换服装的做法，与两个大洲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们不顾自己的趣味和爱好，却去接受一种也许是发源于巴黎或者是伦敦贫民窟中的怪样服饰的做法，两相对比，到底孰是孰非？



清朝官员

对于他人，我们需要多一些全面的了解，而少一些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评头论足。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反躬自省，以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来审视一下自己，那么情况将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我

们能够从某种更高的境界,也就是说,一个更准确的视角,用一种非世俗的、理想的、标准的人的眼光去评断我们自己和他人,那么情况将不仅是好一些,而是会更好。进一步宽广的视野不仅仅使得我们的判断更加准确合理,而且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深层意义:它将使得人们更加宽容友爱、更加和睦相处,更加认识到作为人的崇高价值。但是,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批评指责中国人比正确全面地了解他们要简单容易得多。因为东西方彼此接触了解的历史还太短暂,机会太少。我们对中国的知识大多来自于想像和猜测,而不是立足于事实。因此,对于中国人的种种误会和曲解便是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他们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民族。现实生活比任何神奇的虚构和猜测都要丰富有趣得多,对于中国人也是如此。深深地吸引着那些虔诚的研究者的,不是为一般众人所熟悉的、经过种种笨拙歪曲的讽刺和描绘的中国人,而是他们的真实生活,还有他们那一套沿袭已久、颇具特色而停滞不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社会习俗。

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辩护,不是为了道歉和忏悔,也不是为了责备和批评,更不是为了高唱赞歌。作者本人曾在中国居住过许多年,几乎与中国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接触,并与他们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本书所试图向读者展示的,便是我就所接触和了解的中国社会所得到的几点心得和体会。在书中,本人着力于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旨在说明,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不可思议的一些思维模式和社会习尚,对于他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本书所依据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臆断。总之,本书力图用大视角、粗线条的几笔,描绘出真正的中国人。

安排在本书各个章节中的大量小插曲,目的在于使我们描述的内容更加富于生活气息、更加生动有趣和易于理解。每个插曲都代表一个真实的故事,毫无粉饰夸张的色彩。如果有必要的话,作者本人可以将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牵涉其中的人物都一一列举出来。同样,书中的每幅插图都忠实于所取材对象的本来面貌,除冲洗照片的技术之外,没有经过其他任何加工和处理。

中国人的许多优秀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点与他们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纠缠在一起而相映成趣。这些东西与时代共存,虽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变化非常缓慢。但是,无论何人,当真正全面了解了中国人之后,他一定会确信:这个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终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何天爵

1895年1月写于纽约

目 录

真正的中国佬

前言	1
01 导言	1
02 中国人的政府	19
03 中国的语言	36
04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57
05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75
06 中国人的宗教	93
07 中国人的迷信	115
08 中国人的辫子	137
09 中国人的法庭	153
10 中国的官与民	172
11 中国的教育和文化	191
12 中国的礼仪习俗	210
13 中国商人及其生意经	229
14 中国的贫困阶层	247
15 中国的财政金融制度	261
译后记	277

01 / 导 言

中国与西方的相互熟悉交往仅仅始于 30 多年以前，而中国承认欧美各国存在的第一批条约也只签署了 50 几年。然而，那些条约只发挥了某种前期介绍性工作的作用，缺少诸如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彼此之间任何友好关系的具体条款。只要中国口岸向外国开放贸易并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口岸仍然局限于沿海三四个城市，只要外国人在中华帝国内地的游历被禁止，只要北京的大门向各国外交代表紧紧关闭，只要我们的使团被滞留于军舰上在中国沿海四处漂荡——只要此种情形存在下去，我们西方人就无法了解中国人，而中国人也无法认识我们。

自从 1842 年 8 月 29 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一直到 1860 年《天津条约》的订立，外国使节才被批准进驻北京，外国人也才被允许可以在帝国内地自由游历。在此之前，情况一直如上所述。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人们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互相审视着对方。先进的、富有侵略进取性的西方人，机警灵敏，满怀渴望。他们在东方遭遇了象征保守的、代表高傲自尊、雍容自若的中国人。进取与保守相碰撞。

已跨入蒸汽时代、钢铁时代、电气时代的西方虎视眈眈，直逼尚处孔子时代的东方中国。不妨作这样的想像：如果把一个近代富于进取的西方商人介绍到那位中国圣人面前，让他们彼此认识交往，并让他们各自形成对对方的印象和看法。这里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那位圣人从根本上就明确表示不愿见这位西方商人。这样，读者对东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便会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

绝对没有交往的共同基础，也绝对没有彼此认可的共同的利益支点。确实，我们希望同中国人做生意。清政府小心翼翼地把我们与它的贸易限制在广东——我们被允许惟一可去做生意的地方，以表明它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正像如下情形：我们接受从牢不可破的雉堞上递下的成捆的生丝和满箱的茶叶，然后把我们的墨西哥银元和英国鸦片用传回的绳子递上去。只要这种极其细微脆弱的交易方式存在，我们的认识就是：这是限制性的，而不是令人满意的鼓励性的贸易规则。

这并不是说中国特别反对与欧美各国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实际上她只是不希望在任何方面扩大与西方的交往而已。清政府为了防止内地人民对郑成功抗击清军的支持和联系，于顺治十八年（1661）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里到50里，并尽烧沿海民居和船只，不准片板入海。清政府以酷刑保证迁海令的执行，隳毁城廓，焚烧房屋什物；越界者无论远近，均立斩。（后禁令渐宽，到康熙二十年即1681年，才完全撤销。——译者注）如果有人漂洋过海，到了国外，回来后他若一不小心稀里糊涂地撞在了官吏的手里，那么，作为惩罚，他就要掉脑袋。虽然许多年来这条法令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但至今还

没有正式废除。清政府规定,禁止建造任何超过6英尺长的片板船只。这使得所有能够进行的短程航海既无利可图,又担受风险。在不论任何国籍的船只都被拒绝进入中国的港口,中国国内又把船只限制在甚至不能作一般远途航海的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估计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待异域来客,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回访他们。这种闭关自守的惟一例外,是准许数量有限的暹罗(指泰国——译者注)商船在曼谷和某几个中国港口之间进行贸易,但这些船只需要按时注册登记。这些商船轻松地随夏季风或东南季风北上中国,然后再由冬季的西北风吹送回国,每年完成一次往返航程。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采取这一专制般的闭关自守,也不在于探究这种政策的效力是否得到了认可或者是被加以否定。然而,中国对于西方各国的特点和其地理位置一无所知,却是确信无疑、不言自明的。据说当现在的德意志帝国要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去中国谈判签订一个条约时,他们被拒绝了。在英国官员的善意斡旋下,拒绝的成命被收回。中国政府天真地宣称,根据英国代表提供的消息,德国人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民族,他们的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基于这一原因,中国政府才决定谈判、签约。1870年,当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肩负特殊使命被派往欧洲时,他吩咐将150多磅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装运上车。因为他已习惯吃盐,并且他有理由担心,在将要去的地方想得到食盐是很困难的。最近,也就是在1884年左右,有人曾偶尔听到清朝内阁的一名官员询问他的同僚,外国人结婚时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婚约,他们是否两性杂居,男女乱伦。

伴随着这种毫无根据的无知,产生的是对那些可怜不幸的